

### 祭灶

□ 耿瑞

## 如果年有符号

□ 王伟

过年,成了一件很矛盾的事。

一边扒拉着少小过年时那些拽不住的乐事,又一边重复着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的望“年”兴叹。当然,你不想,它都会来。

年的样子,被回忆定格成黑白照片。甜得像糖瓜,乐得像刺花,馋得像哈喇,朴得像果渣,那种美,酿在心里,却不在眼下。

一跨过腊八的门槛儿,年就跟着玩儿似的站在眼皮子底下了。搁以往,盼过年,就像盼一台大戏。腊八粥的碗一丢,年就趁着北风打着旋儿,锣鼓家伙闹起场子。如今,才知道年是不用盼的,它总会在你还没抬眼的时候,就与你撞个满怀了。

虽说那时候日子苦,但心里却是刻满了福字、沁足了蜜糖啊!二斤猪肉全家吃得嘴角冒油,那香味儿就像疯长的狗秧秧似的,从初一到十五舔都舔不干净。扯块花布给孩子做件新衣裳,那得多缝几个兜儿啊,一个装糖、一个装炮,再弄点小玩意儿,实在装不下,就找个塑料袋走一步拎一步。挣几毛压岁钱,装兜儿里两天就狗窝里放不得剩钱了。今天抽几张去小卖部买点零嘴儿,明天抽几张去代销店弄个玩具枪。也有不舍得花的,装兜儿里怕丢了,就被床底下,刚放好却又怕睡觉压烂了,就找个墙缝塞进去,一转身却听到老鼠“呼隆”一声,吓得连忙撬出来,干脆还是攥手里保把。攥着攥着就捻成了小炮筒,汗津津的。这时,东院的花鞭响了,提着灯笼撒腿就朝外跑,捡了一把花鞭。第二天,天才刚亮忽然想起压岁钱不见了,连忙掀起鞋去东院找,扒拉几圈没找到,回来哭得两把鼻涕拉滴。家人要么赶紧给个糖哄哄,要么再给两张补上,看他破涕为笑,临了,还不忘笑着骂一声,放这儿怕虫咬,放那儿怕鸡叨,明儿个放进裤裆里谁也偷不走。

一踩上初二的边儿,那肚子就放得更开了。今天去大舅家,明天去二姑家,大舅、二姑一接礼包,乖乖,这孩子真诚实,恁沉,累坏了吧?赶紧吃糖。于是,手里接一把,兜儿里装一把,装不下就使劲儿塞,刺啦——兜儿撕烂了,回去还不忘怪妈妈缝得不结实,闹着再缝个更大的。刚走出门,连忙从兜儿里掏出长辈塞的压岁钱,嘴一咧,笑了,今年又涨了一块钱。

那时候外出打工的还少,亲邻们都在身边黏着,走亲访友成群结队的。把炸好的麻花装上满满一筐,下面塞两包干果子,有手铐的,有担挑的,呼噜啦啦一大群,走着唠着,谁家的麦苗出得稠,谁家的孩子考试考得好。孩子们跟着大人屁股后头,一溜儿走在雪窝里,扔着雪团儿打着闹着,闹一阵子,非要替大人担着礼包,一个当孙悟空,猴猴叽叽地在前面探路,一个担着挑子当沙僧,一个白净的巴掌一竖就是唐僧了,猪八戒没人当,几个孩子一合计,谁当猪八戒就给谁两个奶糖。吃了奶糖的孩子找不到当铁耙子的东西,一把就将麻花筐上的红盖布扯下来朝头上一蒙,说是观音菩萨。大人们笑得扑哧扑哧的,这一笑,嘴里的烟头明火撒到手臂上,大家笑得更欢了。那年月的雪总是落得很厚,却没有人感到冷,到处是欢声笑语,从嘴里哈出的热气就像蒸馍的热锅里冒出的蒸气一样,把年烘得热乎乎的。就这样,吃着、唠着、玩着,到了正月十六,早上那顿“也不呼歌也不喘”的扁食吃完,年就像孩子手里的炮捻儿一样,刺一下说没就没了。直到孩子们背起书包上学时,还在失落地回头望,哑巴着小嘴嘟囔着,哎呀,年又跑远了。他们只得把糖果、鞭炮装进书包里,细细地吃,慢慢地玩,让年味散得慢点。

与以往比,现在的年过得随意多

了,也懒散了起来。再没人羡慕白馍、猪肉、花衣裳了,好吃好穿的随时随地就能享用。随着流动人口织布机似的穿梭晃荡,好多年轻人晃着晃着就成了回不来的“梭子”。他们在外面有了房有了车,还娶了媳妇,那边的根须扎深了,年就成了老人唯一远眺的眼神。想方设法给孩子说,谁谁今年踩着腊月初八就回来了,又说今年做了你最爱吃的豆沙包,还说小时候和你一起玩的谁谁想见你了。末了却忘了说爸妈想见你和儿媳妇了,孩子还在家等你回来给他买灯笼、鞭炮,多想大家都回来给个全家福啊!那边传来一句话,今年回不去了,给你们转的钱别忘收。今年我们公司忙,得加班呀!

回来的年轻人,大多板凳没暖热就满村子乱窜。年轻人一扎堆儿,话题就炸开了。说说谁挣钱多,看看谁开的车好。天南海北的稀奇事就像五香瓜子噼里啪啦地磕开了。到了饭点,几个年轻人把饭桌一围,就好酒好菜吆五喝六地折腾上了。手机微信孩子吹出的泡泡一串儿一串儿地向外冒着。老人们把手揣在袖管里,坐在说不上是远还是近的边儿上,听他们说笑着、说着、唠着,只知道抽着烟丝朝他们笑,笑得无因无由的。一会儿起身给他们端菜,一会儿拿烟盒酒递茶水。一个紧张就把饭碗掉到地上,啪啦,摔碎一个角,有人嚷嚷着,碎碎平安,岁岁平安。

老人一肚子话想给儿子倒倒,可儿子正忙着与人微信视频、发红包,给天南地北的朋友语音拜年呢!孙子的耳朵冻住了,孙女的成绩考得也不好,老伴儿腿疼得都拐好几个月了。老人刚要向儿子讨说正事,那个被称作老板、经理的儿子,已经醉得不省人事,抱着手机睡着了。老人看到儿子的眼神就像从手机里扯出的橡皮筋,刚拉出来就

又缩了回去。等到年后初五、初六的样子,老人又欲张嘴,儿子却起身打理行囊了。爸妈,我得回去了。我们公司几个同事约好了,要好好聚聚。

老人目送着儿子的背影,刚走到路口,又忙折了回去,扛一包特产出来,把这些带上吧,给同事们也尝尝。临上车时,老人还把儿子的领子拎起来,这样不会冷。记住,到了打个电话,路上慢点。老人话音还没落,汽车就像脱缰的野马叭叭叭地跑了,荡起一溜儿烟雾。

老人突然就拍不动腿了,僵在那里。他还在回味儿子刚才那句话,这孩子,咋能把出门说成回去哩?就突然感到一肚子话憋得慌,连忙拌一盆猪食,一股脑儿倒进猪槽里,还有两行热泪,不是四行,两个老人。

如今,年成了墙上懒得抬眼细看的老式挂钟,成了装饰;家成了没了人气的几间房子,成了候车室。我们在集体回忆里一遍遍翻阅它的主题,就像看门上秦琼、尉迟敬德的门画,眼睁睁看着它在那儿,却又不知道它们是不是真的来了。

我们似乎越来越不会过年了,于是转过身来找年,我们在找年里似乎又少了期盼和激动,却多了尴尬和无感。纷繁的脚步将年撵成一张巨大的饺子皮,里面裹着鸡肉内蛋、蔬菜海鲜,却唯独少了作料。然而,我们的老人在默然,我们的村庄在默然,我们的观念在默然。年就变得很孤独。

如果年有符号,它一定是画在时间上的,用每个人美好的心意作底色,铺展展开。年是对幸福的表达,对快乐的回应。在物质日益丰沛的今天,我们依然要抓住年对我们最初的心意,我们不仅喝酒吃肉,还要和年对话,让亲人从天南海北回到自己心里,回到万家灯火。只要心里有年,尽管安之若素,其实也好。③3

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国传统节日——春节,里面有很多风俗。如吃腊八粥、祭灶、扫房子、祭天地神灵及祖先、贴春联、燃放烟花爆竹、吃年夜饭、守岁、迎春、拜年、破五、过元宵节等。其中,我比较喜欢的是祭灶。原因有三,一是从祭灶起就开始过年了,二是祭灶时可以吃到糖圪或麻糖,三是祭灶有故事,内涵丰富。

“女不祭灶,男不拜月。”按照这个风俗,在我小的时候,我们家的祭灶活动就由父亲主持了。六十年前的家乡,乡民祭灶的日子是腊月廿三。俗谚曰:“二十三送灶神,二十四扫房子。”又曰:“官祭(二十)三,民祭(二十)四,工人祭(二十)五,贼祭(二十)六。”祭灶前几日,乡间就有走村串巷担挑卖糖圪和麻糖的。听到吆喝声,大人就会用钱买或用小麦、大豆、玉米、红署干之类的粮食换。到了祭灶那天晚上,吃饭前,我的父亲就会在锅灶后放碗盆等餐具的台子上摆上糖圪、果品、豆和草扎的马偶,然后焚香点纸,对着灶神像揖拜,口中念念有词。词曰:“上天言好事,下界保平安。”然后用糖圪和麻糖抹一下灶神的嘴,最后揭下灶神像与草马偶一起付之于火。这时,负责放鞭炮的我就会迫不及待地待将鞭炮点燃。整个过程,我们这些小孩子站在一旁很严肃地看着,感受着。

有一年我发问:“灶神是谁呀?”父亲说,祭灶,源于古人拜火习俗。也有说是燧人氏。先秦时期,祭灶位列“五祀”之一。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国家。人们对火一直非常崇拜,因为火在烹饪、取暖、照明,以及驱逐野兽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。古人认为灶神是管火的,不仅负责家庭的饮食,还能驱邪避魔,保佑家庭平安。因此,为了表达对灶神的感激,人们每年在腊月廿三或腊月廿四举行祭灶活动。

我又好奇地问:“用糖抹灶神的嘴咋说呀?”“是让灶神上天禀报人间情况时嘴甜,只说好话不说坏话,如不乱倒饭菜、惜福惜粮、爱惜烟火、勤劳善良等。放的豆和草是喂灶神的坐骑,那个草马偶就是灶神的坐骑。”父亲说,有的人家祭灶时用秫秸扎马或用纸剪马,还有的直接抓来一只公鸡。用公鸡当坐骑时,把鸡别了翅膀放在祭台下,祭灶时用酒洒三下鸡头,祭完放生。白公鸡曰白马,红公鸡曰红马。灶神腊月廿三夜上天,除夕太阳未升起前回来,然后将新请的灶神像于中午前贴到灶台上方墙上,

两边贴“上天言好事,四季保平安”的对联,上边贴“东厨司命主”,或“人间监察神”,或“一家之主”的横批,横批上方贴写有“春”或“福”字的红签子。

父亲祭了灶神后,给我们分糖圪和果品。父亲说:“灶神就是老天爷派到各家的监察员,考察人间善恶,以降福祸。由此提醒大家要遵纪守法、勤耕好学、积德行善,不能得罪灶神,要如仪礼拜。”我们吃着糖,感觉很甜。听着教诲,并将其融化在血液里。

改革开放以来,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,一些中国传统节日丢失了,让人很是遗憾。所幸近些年,从国家到地方越来越重视中国传统节日的保护、挖掘和传承,春节申遗就是例证。作为省民俗学会老会员的我,别提有多高兴了。

近几日,校对我和几位同学于四十一年前编辑的《河南地方志风俗资料集注》时发现,驻马店辖区内的祭灶风俗与豫东南我的故乡基本相同。从资料中得知:古代灶祭有着庄严的仪式,也是很早就有记录的,直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在传承着。郑玄注《礼记·记法》说:“(灶神)居人间,司察小过,作谴告者也。”这说明至少到汉代,灶神已经具有侦查人民过错并进行报告的职能。同时也暗示,当时人们祭灶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民间活动。资料引《礼记·礼器》孔颖达疏曰:“颛顼氏有子曰黎,为祝融,祀为灶神。”《庄子·达生》记载:“灶有髻。”司马彪注释:“髻,灶神,着赤衣,状如美女。”《抱朴子·微旨》记载:“月晦之夜,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。”这些记载,大概是祭灶神的来源吧。还有,或说灶神是钻木取火的燧人氏,或说是神农氏的火官,或说是黄帝作灶的苏吉利,或说他姓张,名单,字子郭,河南有传说为张泥匠,众说不一。

其他传说不说了,这里只说流传于咱们河南的灶神张泥匠。河南民间有个传说:从前,有个泥匠叫张奎,常为人家支锅灶。由于他锅台垒得好,嘴又甜,能说会道,勤劳善良,名声传方圆数十里,因此应接不暇,后来累死在工作岗位上。他累死的那天正是腊月廿三日。张奎的事感动了上天,天帝敕封他为灶神,管人间烟火,享人间祭祀,又让他监察人间好坏,以作上天对其降福赐祸的见证。

从张奎被封为灶神这个传说看,好人有好报。修为无人见,存心有天知也,天可畏也,人可畏也,地可畏也,自然可畏也,人也当自敬畏也。我想,这就是民间祭灶的真正意义吧! ③3

### 张灯结彩迎新



新华社发

### 温暖

□ 齐忠伟

夜晚在火车站前广场散步,看旅客三三两两地从出站口走出,脚步明显已经不再匆匆,从容之中反而带了几分悠闲,仿佛远行的航船驶入了静谧的港湾。回到家乡的游子,终于卸下了一路的风尘和漂泊在外的疲惫,迎接他们的是站前广场那一盏盏昏黄的灯火,这灯火是渡口乌篷船上的那盏灯,这灯火是村头亮在旷野里的那盏灯,这灯火下面坐着一对期盼儿女回家的老人,这灯火下面还放着一碗母亲煮的饺子、两杯父亲倒好的老酒。看到这些背着行李,在昏黄的灯火映照下慢慢走着的旅客,我的心头也在这灯火的映照下氤氲着一种温暖,这温暖将会伴随着我走过人生的四季,无论风雪山霜,无论尘沙漫天,它们都不会冰封掩盖我心头这一抹足以慰藉一生的温暖。

这一刻,我想起了我的姥姥,她已经长眠在和姥爷耕耘了一辈子的故乡,将会和那些吐着红缨的玉米、那些在风中摇曳的麦穗儿继续厮守下去。在我重返儿时的回忆中,当货郎的拨浪鼓在村巷响起时,总会看到一个小小的老婆婆,裹着一方灰褐色的头巾,颤巍巍地在小小的院落中寻找着什么,贫穷拮据的农家能够找到什么呢?但奇迹总会从姥姥的手上发生,一个丢在角落里已经补丁摞补丁的破胶鞋,几块从土地里揭起来的薄膜,哪有墙壁里塞的她梳头时掉落的头发,这些转眼间就从货郎那里换回了一摞塑料小手枪,几粒花花绿绿的糖豆,一枚锋利的钓鱼钩儿……大多数人的童年回忆中总会有一个地方给姥姥,当“拉大锯拉大锯,姥姥门前唱大戏”的童谣又在耳畔响起的时候,你是不是又顺着这童谣,想起了自己的姥姥,想起了那个给你童年温暖的人。

从姥姥的家乡走出来,童年也在桥畔一次次和姥姥的告别中离我远去了。进入中学,因为从家到学校有一段

长长的距离,且路面坑洼不平又无路灯,于是父亲每天晚上都接我回家。我们的教室就在一楼,快到放学的时候,总能透过窗户,在那昏黄的路灯下发现我的父亲,倘若晚自习的时候和同学打闹聊天,浪费了一个晚自习,看到父亲的身影,心里就会涌起一种愧疚和自责。春天里,夜风徐徐,朗月高悬,路两旁的油菜花沐浴在一片银辉里,默默散发着浓香,这个时候,我和父亲的心情就会变得畅快起来,他走在后面唱着《送战友》,我在前面戴着铃铛。这样的一幕,在我后来离开家乡异地求学的时候,夜里听收音机里孙道临先生朗诵的朱自清的《背影》,想起父亲在晚自习后接我回家的情景,子夜时分,又是春天的夜晚,如银的月色中,我的泪水总会悄然滑落,湿润枕畔。

很多个温暖的瞬间,化作了绽放在脸上的微笑,成了战胜困难的勇气,变成雨后天晴后的一缕阳光。我把这些好好收藏着,这些收藏里有启蒙老师那圆圆的笑脸;有初为人师,那个质朴的孩子送来的一袋洁白如玉的槐花;有病床上医生的宽慰和鼓励;有同事悄悄递过来的一颗苹果;有斑马线上,公交车司机挥手请你先过的身影;有车水马龙的街头,你和妻子坐在超市门口剥着荔枝甜美的一刻;有夜读《傅雷家书》《平凡的世界》带给你的感动。

因为心中收藏着那份温暖,所以苏轼才会不惧宦途生涯中的风风雨雨,迎着风雨也能高唱:莫听穿林打叶声,何妨吟啸且徐行;因为心中收藏着温暖,所以杜甫才能在颠沛流离的坎坷岁月中经常想起他那位“笔落惊风雨,诗成泣鬼神”的朋友——李白。

因为心中珍藏着那份温暖,所以你穿行在四季中的脚步才不会因为忙碌而慌乱,当寒风凛冽,白雪纷飞的时节来临,你的脸上依然春意盎然,微笑着去迎接生命中又一个寒冬的到来。③3

## 银杏,写给大地的情诗

□ 夏化云

我对银杏树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迷恋。在我看来,它不仅是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“活化石”,更像是守护着这片古老而又年轻的辽阔土地的长者。

在正阳县袁寨镇老政府院内,有一株百年树龄的高大银杏树,它孑然独立、卓尔不群,仿佛一位流落至此的隐士,显得孤傲而神秘。每到春夏时节,树影婆娑,树荫遮蔽日,欢快的鸟儿在树上跳跃嬉戏,俨然一个鸟儿的天堂。到了深秋时分,金黄的落叶满院跳跃,人们争相把银杏叶收集起来,作为珍贵的茶饮,乐此不疲。银杏树又名公孙树,是雌雄异株。这棵树原本是不结果子的,后来当地一名林业乡土专家,从一株有着400年历史的银杏树上截取若干枝条对这棵树进行了嫁接。奇迹发生了,从第二年开始,这棵树一部分枝条开始挂果,且一发不可收拾,珍珠似的果子压弯了树枝,成为乡村生活中一个难忘的诗意存在。

莹白诱人的果实,巧夺天工的精美叶片,还有那秋冬来临时如诗如画的满树金黄,时常令我陶醉银杏树充满了无限遐思。

有一年,我和妻子到上海去看望在复旦大学上学的儿子。此时已进入深秋,整个大学校园像一幅美丽的风景画,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令人心旷神怡,路旁一行行银杏树硕果累累,成熟的银杏果散落在地上。我兴致勃勃地捡拾了几颗,宝贝似的把它们带回了老家。妻子把这些带着智慧和希望的银杏果种在了阳台的花盆里,次年便生根发芽,幼苗渐渐长高。几度春秋下来,只剩下两株银杏树,主干如今已有拇指般粗细,高度两米多,蓬起的绿萼不逊于其他花木,粗壮的枝干让娇弱的花草顺目低眉,成为我家阳台上当之无愧的主角。亲眼见证一颗种子到一株树木沐浴岁月的成长,我的内心充满了对未来的无限期许与向往。

一株银杏树就是一个值得瞭望的风景,那成千上万株该是怎样壮美呢?当我走进位于湖北省随州市洛阳镇的千年银杏谷,体会由不计其数的银杏树所营造的金色世界,感到无比震撼,百年以上的银杏树有6万多株,千年以上有的有308株,是世界分布最密集、规模最大的银杏群落。当深秋

的阳光变得温柔,当姘妮嫣红落幕,一种跨越时光的神奇树种群落真正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盛放季节。这里被称为“十里画廊,世界最纯净的地方”,漫山遍野的金黄瞬间点燃了游人的激情,数万株银杏树所制造的魔法与梦幻随即洒向人间。

湛蓝的天空浮动着白云,在远山的烘托下,几千株银杏树傲然挺立于银杏谷广场,阳光透过满树的金黄洒下斑驳,光影绰绰,编织成一个迷人的金色童话。微风拂过,金灿灿的银杏叶仿佛千万只蝴蝶翩翩飞舞,落在奔跑嬉戏的儿童纯真的笑脸上,落在偎依着的情侣手心里,落在静坐冥想的文人肩膀上,落在充满生机的大地上。千年银杏树下,人们悠闲地在阳光下休憩,无拘无束地享用银杏小食品,他们或拍照留影,或聊天散步,或欣赏大自然奇妙的风景,生活的惬意与“慢”写在每一位游人的脸上。一株需几个人才能合抱的银杏树吸引了我的目光,这是有着2600多年树龄的银杏树。2600多年,可以经历多少王朝的兴衰更替,亦可见证多少帝王将

的悲歌沉浮。翻开浩瀚文明的卷轴,谁能说得清其间发生过多少“羽衣舞”“狐兔窟”的故事呢?我想,经过了上千年雪雨风霜的淬炼与洗礼,这些银杏树或许沉淀了某种记忆了吧!

关于银杏树长寿的原因,有一个美丽的传说。相传,每一株银杏树都有两个守护者:一只神奇的动物和一个小小的精灵。动物外形既像龙又有凤的特征,是来自上天的使者,生活在银杏树的根部,以树木的精华为食,用魔法日夜呵护着银杏树的安全和繁盛。小小的精灵长着对翅膀,眼睛是两颗明亮的星星,它往返于仙人两界,以银杏叶打底把上天写给大地的信件日夜传递,与守护者一起维护着世界的美好。

我抬起头,凝望着银杏树嶙峋苍劲的树干和枝条上的串串银杏果,一阵悸动袭上心头,银杏树与我仿佛正在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。徘徊在千年银杏树下,我无限感慨,不禁吟诵起屠岸的诗《树的哲学》:“我让信念/扎根地下/我让理想/飞向蓝天/我——/愈是深深地扎根/愈是高高地伸展/愈是同泥土为伍/愈是有云彩伴作……”③3